

上古汉语的韵尾*-l 与*-r*

潘悟云

[提要] 本文利用朝鲜语等的上古汉语借词, 论证上古汉语的传统韵部歌、脂、微带有韵尾*-l, 它们在汉代演变作韵尾-j, 与声母从上古的*-l-演变作中古以母-j 相平行。上古汉语中还有*-r 尾, 这些字在中原地区变作中古的*-n, 在东夷地区变作*-j。

一 上古的*-l 韵尾

传统歌部李方桂(1971)拟作*-ar, 龚煌城(1993)改为*-al, 正跟他把声母中的喻四从*-r-改成*-l-相一致。我赞同龚煌城的修正。

Baxter(1992)指出, *-r 尾的构拟在汉语中缺乏证据, 但是在汉语方言与其他语言的借词中可以找到许多带-aj 的例证。下面是他的材料:

舵 duò<daX<*laj?, 福州 tuai⁶, 潮阳 tai⁴, 越南 lái

磨 mó<ma<*maj, 福州 muai², 越南 mài, 朝鲜 may

个 gè<kaH<*kajs, 潮阳 kai², 温州 kai⁵, 越南 cái, 龙州壮语 kai⁵

我 wǒ<gaX<*ɲaj?, 福州 ɲuai³, 梅县(客家) ɲai²; 可比较原始藏缅语*ɲay

蛾 é<ɲa<*ɲaj, 越南 ɲái

破 pò<phaH<*phajs, 福州 phuai⁵, 勉瑶(兴安) phai⁵

跛 bǒ<paX<*paj?, 福州 pai³, 梅县 pai²

簸 bò<paH<*pajs, 福州 puai⁵, 温州 pai⁵; 可比较原始藏缅语*pwary

郑张尚芳(1984)列举了更多的材料, 所以他以前也曾主张歌部是*-aj:

温州: 饿 ɲai⁶, 蛾灯~mai²<ɲwai², 剝~肉 tshai⁵, 裸 lai⁴, 蛄 lai², 唾 thai⁵

福州: 箩 lai², 河~溪 xai², 大 tuai⁶, 我 ɲuai³, 火 xuēi³, 粿 kuēi³, 揀 nuēi², 麻 muai²

福安: 螺 loi², 蓑 soi¹, 坐 soi⁶, 剝~草 tshoi⁵, 火 hui³, 伙 hui³, 粿 kui³, 卵~鸟 loi²

兴安勉瑶语: 左 tsai⁵, 箩 lai², 搓 tshai¹, 𪗇 dzai², 沙 fai¹, 坐 tswēi⁴, 惰《集韵》庐卧切 lwēi⁶, 蓑 fēi¹

龙州壮语: 左 hlai⁴, 沙 hlai², 螺 hoi¹

泰文: 左 zaj^{C2}, 蛄 raj^{B2}, 歌 gaj^{A2}, 架 kaj^{B1} 架放, 搭起来, 唾 thuj^{A1} 吐痰, 唾

越南: 左 trai⁵, 剝~肉 thai⁵, 梭 thoi¹, 瓦 ngoi⁵, 𪗇 xui⁵[sui]

朝鲜: 个 kai, 锁 soai, 倭 uai

其实, 我们还可以给 Baxter 补充一些文献上的证据, 在前汉的诗人用韵中出现脂歌合韵

* 本文为“庆祝《李方桂全集》出版及《中国语言学集刊》出版国际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论文。笔者对朝鲜语不太懂, 承蒙吴世峻先生赐文, 受益良多, 写作过程中多次得到全榕德、赵亮、杨剑桥先生的帮助, 谨致谢意。

现象:

唐山夫人《安世房中乐》施回,司马相如《大人赋》夷师危归,《封禅文》衰危祗遗,《子虚赋》蠃蜿,东方朔《七谏》悲哀颓归池,鹅驮弛阿荷旒,王褒《甘泉宫赋》靡巍,《青须髯奴辞》眉姿脂绥垂,《圣主得贤臣颂》靡块,刘向《九叹忧苦》离哀,《九叹远游》逯巍弛指,扬雄《甘泉赋》威危马回蕤蛇妃眉姿,《羽猎赋》藜飞蛇犀陂,《长杨赋》夷驰,化绥《酒赋》眉危怀徽輶泥夷驰师,《上林苑令箴》差至指。

如果前汉的歌部是-al,脂部是-il,两者就无法合韵了。更何况前汉的脂部与之、佳合韵,可见已经失去韵尾成为-i了。-aj因为带有-j尾,所以能与-i或-aj合韵。

但是,所有这些材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中古的歌韵字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有过-aj的读音。上面这些方言与借词的来源最早不会超过秦汉,我们不能仅凭秦汉以后的-j就断定先秦也是-j。

藏语与汉语的关系最密切,藏文的韵尾有-l、-r,但没有-j。藏文的-l、-r与汉语传统的歌、微、脂与元、文、真对应(龚煌城 1993)。Baxter (1992)也找到一些汉语歌、微、脂与原始藏语*-j对应的例子,用以证明他的*-j尾说。但是白保罗的原始藏语是通过比较得到的,不像藏文有直接的文献证据。在许多藏语中,原始的*-l已经变成了-j,所以白保罗原始藏语中的*-j不一定是-j,很可能从-l或-r变来。例如,缅文中没有-l、-r韵尾,只有-j韵尾,如与其他藏语比较,会发现它很可能来自-l或-r。

表 1

藏文 phal (让路)	缅文 phaaj (避开)
卢舍依语 khal (凝固)	缅文 khaj>khe (凝固)
藏文 fikhar (铜)	缅文 khaj>khe (铅)

我们只能认为-l、-r为更早的形式,-l、-r>j是常见的音变,但是不大可能出现-j>l。

李方桂(1971)把微、脂部的阴声字拟为*-əd、*-id。对此龚煌城(1993)提出了修正,认为其中有部分字在上古是*-al与*-il,如“辉”李方桂作*xwjad,龚煌城作*xwjəl,“洗”李方桂作*sjad,龚煌城作*sjəl。经过龚煌城的修正,李方桂的系统就更加整齐了:

表 2

I类	-al	-əl	-il
II类	-ad	-əd	-id
III类	-at	-ət	-it

龚煌城主要根据汉藏的比较得出上面的结论,但是比较材料有其不确定性,最好能够根据汉语自身的内部证据作出更明确的划分。我们注意到,*-ad能与*-at谐声,在中古只有去声字。*-al不与*-at谐声,在中古有平、上、去三声。如果*-əd、*-id与*-al、*-il也有这种对应的音韵特征,我们就找到了内部划分的标准。所以问题就归结到我们能不能找到证据用来证明下表的音韵关系。

表 3

I类	中古平、上、去三声	-al	-əl	-il
II类	中古去声,与III类谐声	-ad	-əd	-id
III类	中古入声	-at	-ət	-it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把传统脂、微部的阴声字以声符为单位进行谐声分析,就会得到*-d

与*-l两类:

表4

	I类	II类
微	非飞肥几岂莞西希鬼回龠衰妥韦畏佳白	弗无戾隶未冢胃尉字類
脂	匕氏弟几眉米妻齐犀夷皆豊尸	惠吉质自七界

II类与入声字谐声(或自成一类),而I类与入声字不谐声。II类只有去声字,而I类有平、上、去三声。因为我接受 Haudricout (1954) 之说,认为去声来自-s尾,所以据此把表3改造成下表:

表5

I类	中古平、上声	-al	-əl	-il
	中古去声		-als	-əls
II类	中古去声,与III类谐声	-ats	-əts	-its
III类	中古入声	-at	-ət	-it

需要说明的是,II类中的一些谐声系列并不与III类谐声,但是也不与I类谐声,而且只有去声字,如“冢、未、胃、自”等谐声系列。光是凭谐声关系,可以把它们归入II类,也可以归入I类。这就要有其他的材料加以检验。例如,其他语言的借词可证明其为II类,地支“未”在布依语中的借词为 fat⁸。“自”的后起字“鼻”在许多汉语方言中读入声。《诗经》中它们与II、III类押韵,而不与I类押韵。表4只列了谐声关系最规则的声符,但是还有些谐声系列,个别字可能会有例外,如从“癸”得声的谐声系列,应该归-I类,“阙驷”二字却读入声。其实这种谐声现象并不奇怪,在歌部字中也可找到例子,如“大”唐佐切,属歌部,徒盖切属祭部,这是个别*-ls与*-ts的谐声现象。谐声字的产生,可能有时代的不同,也可能有地域的差异,更有一些后来出现的讹误。个别例外并不妨碍统计上的正确性,绝大部分的传统歌、微、脂部字在谐声关系上支持表4的两类划分。

现在的问题是,上古的*-r、*-l韵尾在汉语方言中已经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了。有些汉语方言虽然有韵尾-l,但都来自中古的韵尾-t。南方语言的汉族借词虽然很多,但是借词的时代大多在汉以后,也很难找到上古*-l或*-r尾的直接证据。上古汉族的活动中心在北方,所以如果要寻找上古汉语*-l或*-r在其他语言中的借词证据,只能在北方的语言中去寻找。

汉族在上古与周边民族的接触中,朝鲜是最早的一个。《尚书·大传》记载:“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公元前二世纪,燕人卫满建立了卫满朝鲜(公元前195—公元前108)。汉人这么早就在朝鲜活动,上古汉语不可能不在朝鲜语中留下它的踪迹。但是朝鲜语的长期演变,有些上古借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还有许多被中古的借词所替代。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转弯抹角的方法,去揩拭历史的灰尘。

吴世峻(2004)提供以下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材料,可以作上古歌、微、脂带*-l的证据。

《三国史记·地理志》有以下几个地名:

买召忽县又称弥邹忽:“买”、“弥”均代表音读。

内乙买又称内尔米:“买”、“米”均代表音读。

要解释“买”与“弥”、“米”互相假借现象,必须从“买”字的读音说起。“买”的中古借词读音为 me,但是从以下的语言事实看,一定还有一个三国时代的读音,只不过后来失去

了。吴世峻举了《三国史记·地理志》的另几个地名：

南川县又称南买：“川”代表释读，“买”代表音读。

买忽又称水城：“买”、“忽”均代表音读，“水”、“城”均代表释读。

他对朝鲜语“水”的历史演变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认为古朝鲜语当是[möl]或[mir]类音。同时他把“买”的三国音拟作 *m̄iri*<**mrigx*(OC)，因为是 *m̄iri*，所以能作为“水” *mir* 的音读。朝鲜语中没有复辅音声母，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古代的朝鲜语往往用两个音节来对译，而且后一个音节往往发生弱化，韵母失落。例如：

表 6

上古汉语	古朝鲜语
麦* <i>mruuk</i>	* <i>mirik</i> > <i>mir</i> > <i>mil</i> (밀, 麦)
丝* <i>slu</i>	* <i>sili</i> > <i>sil</i> (실, 线)
巷* <i>grooŋ</i>	* <i>korooŋ</i> > <i>kor</i> > <i>kol</i> (골, 巷、胡同)
耕* <i>kreeŋ</i>	* <i>karaŋ</i> > <i>kar</i> > <i>kal</i> (갈, 耕耘)
生* <i>sreŋ</i>	* <i>saraŋ</i> > <i>sar</i> > <i>sal</i> (살, 活)
柳* <i>kraal</i>	* <i>kara</i> > <i>kar</i> > <i>khal</i> (칼, 柳)

吴世峻的设想是对的。“买”是二等字，他认为上古是**mrigx*，所以古朝鲜语以 *miri* 去对译它。我则认为“买”的上古音是**mree*，传到朝鲜语中当发生如下的变化：**mere*>*mer*，故能作“水” *mir* 的音读。确定了“买”的读音以后，“弥”、“米”与“买”的对音关系就很容易解释了。吴世峻认为“弥”、“米”二字以*-*d* 收尾，*-*d* 尾在古朝鲜语中会变作*-*ri*。其实此二字如上文所论，在上古汉语中以-*l* 收尾，所以根本不需要打那么一个大圈。“米”的上古汉语是**miil*。

“弥”属上古的歌部。董同龢（1948）根据谐声关系把传统的元部分为**-an* 与**-en* 两个支派，前者与一等寒、二等删谐声，后者与四等先、二等山谐声。后者我们改拟作**-en*。与元部相对应的歌部，也有完全平行的谐声关系，自然也应该分为两个支派：

表 7

传统元部		传统歌部	
支派* <i>-an</i>	支派* <i>-en</i>	支派* <i>-al</i>	支派* <i>-el</i>
与一等寒、二等删谐声	与四等先、二等山谐声	与一等歌、二等麻谐声	与四等齐、二等佳谐声
有一等	有四等与重组四等	有一等	有四等与重组四等

“弥”所在的谐声系列中有二等佳韵字（奶）与四等齐韵字（祢），而没有一等歌与二等麻，所以它的上古音是**mel*。支娄迦讖用“须弥”对译 *sumeru* (T224.467.1)，“弥” *meru* 正说明当时的读音还是 *mel* 之类的音。^①

经过上面的讨论，“米”、“弥”跟“买”的关系就非常明白了：“买”在古朝鲜语中是 *mer*>*mel*，朝鲜语的韵尾-*r* 都变成-*l*。“弥”上古汉语是**mel*，借入到朝鲜语是 *mel*。“米”上古汉语是**miil*，借入到朝鲜语是 *mil*。

《高丽史》：“百济所非兮（一云所乙夫里）。”俞昌均认为“所”和“所乙”对应，“非”

^① 本文的梵汉对音材料都来自Coblin 1983。

与“夫里”对应。“夫里”古朝鲜语 $p\alpha l$ ，上古汉语“非” $*puul$ ，都带韵尾-l。(引自吴世峻 2004)

《三国史记》卷 34：“多仁县，本达己县，或云多己”，“多”与“达”假借。“达”朝鲜语为 tal ，这说明“多”在朝鲜语中曾有过 tal 的读音（例子为全镕德提供）。

汉支娄迦讖的佛经翻译中，有些歌、微、脂部字好像也还有-l 韵尾。例如：

表 8

惟于潘	$br\hat{h}atphala$	惟逮	$v\bar{i}rya$
惟于潘	$br\hat{h}atphala$	阿惟潘	$av\bar{r}ha$
惟闍	$v\bar{i}rya$		

“惟”所对应的梵文中大多有 r ，可能是当时-l 韵尾的反映。

布朗语中的“火”读 $gual^{33}$ 可能就是南方语言从上古汉语借入的歌韵字，说明当时的汉语中歌韵“火”确实带有 $*-l$ 尾。

二 上古的 $*-r$ 韵尾

藏文既有-l 尾，又有-r 尾。我们上面讨论了上古汉语的 $*-l$ 尾，那么上古汉语是不是也有 $*-r$ 尾呢？龚煌城（1993）认为上古同时有 $*-l$ 、 $*-r$ 尾，在一些方言中表现为上古的歌、微、脂，在另一些方言中则变成了元、文、真。Baxter 2005 年 12 月在上古汉语构拟研讨会上提出上古存在 $*-r$ 尾，在山东半岛变成 $*-j$ ，其他地方变成 $*-n$ 。下面是白一平所举的例子，说明元、文、真韵字读歌、微、脂是古代山东方言的特点：

《礼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郑玄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

《吕氏春秋》高诱注：“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

《汉书·尹赏传》如淳注：“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

刘熙《释名·释病疾》：“故青徐谓癬如屣也。”

《诗·东门之枌》：“原”与“差麻娑”押韵。

“沂”微韵字从文韵字“斤”得声，沂河在山东。

这类现象不限于山东一带，在早期的日本译音中也有许多用 r 对译 n 的例子，如“群马”古代读 $kuruma$ ，“云”译作 uru ，“训”译作 $kuru$ ，“赞”译作 $sara$ ，“骏”译作 $suru$ ，“篇”译作 $heri$ ，“万”译作 $maru$ (Pulleyblank 1962, 1963)。日本的这种早期读音可能从吴地传入。从山东一直到吴、楚都是古东夷百越地区。在古代的东夷百越地区是 $*-r>*-l$ ，中原地区是 $*-r>*-n$ 。韵尾的变化 $*-r>*-l$ ，正和声母的变化 $*-r>-l$ 平行，朝鲜语也发生了 r 与 l 的合并。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算盘”一词，日文译作 $soroban$ 。这个例子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中原 $*-n$ ，在东夷百越地区都读作-r，读作-r 的只是一部分。中原地区与东夷百越地区有以下三类音韵关系。第一类，中原地区读-n，东夷百越地区也读-n，如“盘”字。第二类，中原地区读-n，东夷百越地区读-l，如“算”字，中原地区是 $*soor>soon>suan$ ，东夷百越地区是 $*soor>sool$ 。还有一类，中原地区与东夷百越地区都读-l，如上面几个例子中的“衣、和”。中原地区与东夷百越地区的以上关系可以列成下表：

表 9

早期上古汉语	-n	-l	-r
后期上古中原方言	-n	-l	-n
后期上古东夷方言	-n	-l	-l

这种关系也可以在谐声系统中得到反映。中古以-n 收尾的谐声系列中，显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只有传统的元、文、真部字，这占多数。还有一类，既有元、文、真部，又有歌、微、脂部的字，如声符是“单番果可免睿端巨难隼奕虞袁允斤先西军敦罟奔文允匕”的谐声系列。后一类的-n 即来自*-r。

而且，这种*-r 在早期的梵汉对音中也可以得到反映，下面是支娄迦讖的佛经翻译中跟梵文 var 所对应的翻译用字：

表 10

汉	梵
阿惟越致	avivartin
阿会亘修	ābhāsvaraśu(bha)
波罗尼密和耶拔致	paranirmitavaśavartin
遮迦越罗	cakravartirāja
訖连桓	hiranyavarṇa
楼耆洹	rucivarṇa
波头洹	padmavarṇa
占倍洹	campakavarṇa
优波洹	utpalavarṇa
犍闍洹	kāñcanavarṇa
罗邻洹	ratnavarṇa
阿会亘羞	ābhāsvaraśu(bha)
波罗尼蜜和耶越	paranirmitavasavartin
和耶越致	vaśavartin
羞洹那洹波头摩	suvarṇavarṇapadma
和轮调	varuṇadeva
优婆洹	utpalavarṇa
和论	varuṇa
羞桓	suvarṇa

var 的对音字集中在“和、越、洹、桓、亘”几个，其中“和”歌部字，也可能反映当时歌部字还有-al 的读音。“越”的-t 尾，常对译梵文的-r，就像朝鲜文用-l 对译汉语的-t 类似。其他几个都以“亘”作声符。特别是“洹”字对译 varṇa，也许反映-r 向-n 尾变化的中间阶段。安世高的翻译中，“洹”全用来对译梵文的-an。可见支娄迦讖与安世高当反映不同的方言，在安世高的方言中-r 已经变作-n，而在支娄迦讖的方言中，-r 还保留，或者在变化的过程中。

“潘”在支娄迦讖的翻译中出现四次，对应的梵文全不带-n 尾，在“惟于潘”中对应梵文的 pala，可能反映“潘”字 phar 的读音。

表 11

汉	梵	汉	梵
惟于潘	bṛhatphala	阿惟潘	avṛha
比伊潘罗	bṛhatphala	潘利	sphaṭika

从以下的例子看，早期上古汉语-r在汉初的中原方言中一定还是-r，汉以后才变为-n。

匈奴“单于”是突厥语、蒙古语、甚至更西面民族的 tarqa、tarxan 的来源，嚙哒(Hephthalite)统治者 Nēzak Tarxān 的头像铸币上希腊铭文作 TAPKA 或者 TAPAKA (Pulleyblank 1962:3)，反映 tarqa 之类的读音。汉代的“于”可以拟成 $g^w a < g a$ (潘悟云 1997)，“单于”只能是 darca 才能解释 tarqa 之类的读音。龚煌城(1993)说：“如果一个谐声字是-r起源的，可以确定它的声符也是-r尾字。例如：我们已确知‘瘳’字收-r尾，可以推知‘单’字必定是-r尾。”他的结论正与这个例子相印证。此外，支婁迦讖用“鬱单曰”(T280.446.1)、“鬱单越”(T313.756.1)对译 uttarakuravaḥ，其中的“单”用 tara 对译也说明当时的“单”带有-r尾。

“安息”对音 Aršak，“鲜卑”对音 Serbi，都说明“安、鲜”原来是 ar、ser，后来发生了-r>n的变化。

《汉书·地理志》：“贡土五色，羽畎夏狄，峩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泉鱼，厥斐玄纁。”师古曰：“玄，黑也。纁，细缁也。缁，鲜支也，即今所谓素者也。言献黑细缁及鲜支也。”从《汉书》的这段文字看，所述物品皆四夷所贡，“厥斐”即“厥篚”，取自《尚书·禹贡》：“厥贡漆丝，厥篚织文”，“篚”用作动词，用“篚”盛织品上贡。可见此处的“缁”，即“鲜支”，是域外贡品。“丝”的满语为 sirge、蒙古语为 širge。所以“鲜支”实际上是北方民族一种丝绸织品。传到中原市场，汉人用“鲜支”*serkje 去对译。此处“鲜”的读音正与“鲜卑”相印证。上文例子中“故青徐谓癬如屣也。”同声符字“癬”在青徐方言中读*sel<*ser 也是一个互相印证的材料。

“金”藏文作 gser，对应于汉语的“铄”。《尔雅》：“绝泽谓之铄。”郭璞注：“铄即美金，言最有光泽也，国语曰玦之以金铄者谓此也。”《说文》：“铄，金之泽者。”古代的“金”实际上是金属的通称，所谓金有五色，黄金白银赤铜青铅黑铁也。其中色泽最好的叫“铄”，所以“铄”才是真正的金子。“先”上古文部字，但是“洗”微部字，所以齐韵的“洗”为*suruul，先韵的“铄”则为 surur>surum。千素英(1990: 150)根据“金桥”和“松桥”对应现象，将“金(铁)”的古朝鲜语释读音拟为[*sūri>sui]。(吴世峻 2004)“金”在古朝鲜语中的 sūri 可能就借自汉语的“铄”*surur>suruul。

《三国遗事》卷3：“金桥谓西川之桥。”“金”sūri 用作“西”的释读，正可说明“西”字原来是带有-r尾的。“西”心母齐韵，上古微部。罗常培、周祖谟(1958)在真部韵谱的注解中说：“西，广韵收在齐韵。汉代韵文大半与本部字通押，惟王逸九思怨上以‘玦低霏凄栖微依西怀非摧’为韵。”《汉书·礼乐志》：“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赤鴈集，六纷员，殊翁杂，五采文。”颜师古注：“言此瑞车，瑜然色白，而出西方也。西，合韵音先。”《后汉书·赵壹传》：“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李贤注：“西协韵音先。”唐代“西”字可能只有齐韵一读了，所以颜师古与李贤都把“先”字的上述押韵行为说成是“合韵”、“协韵”。“西”在原始汉语中为*suruur，汉初的中原地区还是这个读音，后来发生音变 surur>surum 混入文部，到中古变成先韵 sen。西汉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

的《九叹》中“西”已经与“纷押韵，可见这个音变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发生了。在东夷百越地区则有 $suur > suul$ ，混入微部，到中古的时候变作齐韵 sei 。王逸南郡宜城人，属于东夷百越区，故他的诗中“西”也读入微部。金陵处于东夷百越方言区，那里的“西”也读微部，中古的时候读入齐韵。查南北朝金陵一带的诗人谢朓、沈约、吴均、张正见、庾信，“西”都与齐韵字押韵，江淹《冬尽难离》中“西”与皆韵合韵。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在金陵，金陵书音成了权威读音，影响到全国其他方言的读音。例如，鱼虞不分是洛阳话的特点，金陵是能分的。但是洛阳一带的诗人卢思道、薛道衡的诗文中，鱼虞也划然有分，显然是接受了金陵的语音分类。中原地区的方言在金陵书音的影响下，接受了“西”的齐韵读音，原来先韵的读音却从语言的使用中退出。

跟“西”类似的例子还有“辉晖沂”等字，《广韵》都在微韵，《汉书·叙传》“瀆沂信”为韵，杜笃《论都赋》“云秦崦军沂”为韵，张衡《西京赋》“辉彬崦尊”为韵，阙名《孙根碑》“纯民俛晖仁恩权”为韵，已经都带有-n尾，到中古原来先韵的读音也从语言使用中退出。

我们还可以用古朝鲜语的其他材料印证“西”的读音 $suur$ 。上面例子中“西川之桥”除了叫“金桥”以外，还叫“松桥”，“松”的朝鲜语读 sol 。《三国史记》：“道西县，一云都盆。”“西”与释读字“盆”对应，俞昌均把“盆”拟作 sol 。《三国史记》：“本高句丽河西良（一作何瑟罗）。”《三国遗事》卷1云：“因名赫居世王。位号曰居瑟耶（或作居西干）。”几个例子中的“瑟”都与“西”对应。“瑟”上古音 $*srit$ ，传到古朝鲜语拆成两个音节 $sirit$ ，第二音节弱化，韵母失落，最后变成 $sir > sil$ ，所以能够与“西” $suur > suul$ 对应。

“牝”有真、脂两读，所以从“匕”得声的谐声系列当是 $*-ir$ 。“妣”在甲金文中又作“妣”，由此推断从“比”得声的字原来也应该是 $*-ir$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圣王条：“十六年，春，移都于泗泚，一名所夫里，国号南扶余。”其中的“泗”与“所”对应，“泚”与“夫里”对应。“夫里”古朝鲜语 $p\lambda l$ ，意义为国土、原野。 $p\lambda l$ 来自于 $p\lambda l$ 。“夫”的上古汉语为 $*pa$ ，到中古经过以下的变化过程： $pa > pa > po > pio > piu$ ，“夫里”中的“夫”当是 po 阶段的汉字借音，那个时候“里”已经变作 li ，所以“夫里”反映当时的朝鲜语 $p\lambda li$ 。朝鲜语的第二音节弱化，韵母失落就成了 $p\lambda > p\lambda l$ 。这个音又与“伐” $p\lambda l$ 近，所以又音读作“伐”。古朝鲜语有许多 $\lambda > u$ 的例子，在一些方言中可能有这样的变化： $p\lambda l > puul$ ，所以这个地名又写作“火” $puul$ ，《三国史记》“比自火郡，一云比斯伐”，“火”与“伐”通假。“泚”上古汉语为 $*pil$ ，在那些“夫里” $p\lambda l$ 已经变为 $puul$ 的方言中，又用“泚” pil 作为地名就不奇怪了。这个例子也反过来证明从 $*-ir$ 来的脂部在上古曾经带有 $*-l$ 韵尾，否则无法解释“泚”与“夫里” $p\lambda l$ 、“伐” $p\lambda l$ 、“火” $puul$ 的通假关系。

我们现在难以断定的是，与元、文、真部谐声的歌、微、脂部字原来是什么？一种情况是像“西”，原来是 $*-r$ ，中原地区变作 $-n$ ，东夷地区变作 $-l$ ，后来是东夷地区的 $-l > i$ 读音取代了中原地区读音。另一种情况是，这些谐声系列中的歌、微、脂就是 $*-l$ ，同一个谐声系列中能有 $*-l$ 与 $*-r$ 的交替。如上例的“泚”也可能就是 $*pil$ ，而不是 $*pir$ 。

三 结 论

1. 传统歌、微、脂部的字，如果中古是平、上声，所在的谐声系列没有入声字，那么它们的上古韵尾就是 $*-l$ 。与 $*-l$ 尾谐声的去声字也带 $*-l$ 尾。
2. 一个谐声系列中如果同时有传统歌、微、脂部的字，又有传统元、文、真部的字，那

么其中的元、文、真部的字来自*-r尾。其中的歌、微、脂部的字可能来自*-l尾。也可能来自*-r尾，在东夷百越地区变为*-l尾，这些读音传到中原地区与歌、微、脂部合流。

3. 上古汉语的韵尾辅音与声母辅音有平行的变化，韵尾的变化领先一步：

表 12

声母辅音	*l->j-中古喻四	*r->l-中古来母	*q->ʔ-中古影母	b-、d-、g->p-、t-、k-
韵尾辅音	*-l->-j 汉代歌、微、脂	*-r->*-l 汉东夷地区	*-q->-ʔ 上声	-b-、-d-、-g->-p-、-t-、-k

参考文献

-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史语所集刊》18本1分，1948年。
- 龚煌城：《从汉藏语的比较看汉语上古音流音韵尾的拟测》，原载《西藏研究论文集》，1993年。本文引自《汉藏语研究论文集》，《语言暨语言学》专刊丙种之二下，第49—65页。
- 高本汉：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MFEA 30. 汉译本《汉文典》（修订本，潘悟云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新9卷1、2期合刊，1971年。本文参用商务印书馆1980年再版本。
-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
- 潘悟云：《喉音考》，《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
- 千素英：《古代国语语彙研究》，汉城：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90年。本文转引自吴世峻2004年。
- 吴世峻：《从古代韩国汉字音看上古汉语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台湾第廿二届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2004年。
- 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14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
- Baxter, W.H.III.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outon de Gruyter.
- Coblin, W. South. 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The Chinese Univ. Press, Hong Kong.
- Pulleyblank, E.G. 1962-3.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汉译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2000年。
- Haudricourt, A.G. 1954.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242. 汉译文“越南语声调的起源”（冯蒸译），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7集。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ndings *-l and *-r in Old Chinese with the comparison of the Old Chinese loanwords in Korean, Vietnamese and Tibeto-Burman languages. The ending *-r had changed into *-n in the central China and *-j in the eastern China then.

（通信地址：200234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上海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